

北疆长城：泥土里的民族交融故事

● 闫洪森 陈永生

在辽阔的草原与丘陵之间，一段段忽隐忽现看似普通的土墙，其实是古长城类遗迹，它承载着跨越千年的历史记忆。它们有的历经两千年风雨，有的也度过八百个春秋。这些并非普通的残垣断壁，而是北疆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从秦汉时期抵御外敌的军事防线，到金朝构筑的草原界壕，它们早已超越防御工事的原始功能，化作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立体史书，默默诉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壮阔历程。

长城类遗产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长城自身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我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长城类遗产中具有独特性。

那个时代、那些人物似乎离我们遥不可及，我们无法感知当年的炮火硝烟、金戈铁马。但是如今的遗址，则是古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折戟沉沙铁未销，自恃磨洗认前朝”。千年的烽火硝烟早已徐徐散尽，只留下千年智慧的灵光还在沉寂的边疆上隐约闪现。我们在从山峻岭中追寻祖先先去的背影，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打捞民族失落的文化印记……

金界壕：草原上的“土龙”往事

女真人的“长城智慧”。12世纪初，松花江畔的女真族如同突然迸发的火焰，迅速崛起。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不久便与南宋、西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金朝的北方边境却并不太平，塔塔儿部、蒙古部的骑兵时常南下侵扰，让女真人头痛不已。为了抵御这些“不速之客”，金朝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修筑界壕。

金界壕与人们熟悉的砖石长城截然不同，堪称草原版的“超级工程”。工匠们充分发挥智慧，因地制宜开展建设。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他们挖深沟，再用挖出的土堆成墙；遇到山地，就地取材，用石块垒砌，既节省了材料，又巧妙利用了地形优势。这条界壕绵延5500公里，横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三国，远远望去，就像三条盘踞在草原上的“土龙”。

通辽地区的金界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的蒙古族牧民至今还会指着草原上的土垄，自豪地说：“看，这就是老辈人说的金长城！”这段界壕最令人称奇的，就是对草原地形的巧妙运用。在山脚下，壕沟挖得又深又直，如同给骑兵设下的天然陷阱；到了山脊上，石墙顺着山势蜿蜒起伏，远远看去，恰似一条石龙在山间盘旋，尽显古人卓越的建筑智慧。

边堡里的生活与战争。在扎鲁特旗，金界壕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东接兴安盟科右中旗，西至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修筑方式灵活多样，平原地区以土筑为主，山地则采用石块垒砌，墙体内部填充碎石，十分坚固耐用。据统计，扎鲁特旗现存金界壕全长8338米，其中保存较好的有35897米，保存一般的15270米，保存较差的8970米。

沿着金界壕前行，能发现8座边堡，它们就像“土龙”身上的鳞片，见证着昔日的风云变幻。这些边堡大小不一，保存状况也各不相同。浩布勒图1号边堡虽然墙头上已长满野草，但仍能看出当年的模样：四四方方的土墙，东门宽达9米，足以让骑兵和马车顺利进出。乌兰哈达堡如今只剩高低不平的土垄，可仔细辨认，依然能看出其方形布局。

考古人员在边堡中发现了锈迹斑斑的铁箭头、磨损的铜钱、陶制炊具等文物，这些物品拼凑出了“亦兵亦农”的边堡生活图景。春天，士兵们放下武器，开垦荒地、播种粮食；秋天，忙着收割打草、储备物资；到了冬

天，草原上寒风呼啸，他们则紧握武器，警惕地守望边疆。这些边堡不仅是军事防御据点，更是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小社会。

霍林郭勒的“美食河”与界壕。在霍林郭勒市，金界壕与一条名为“霍林郭勒”的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霍林郭勒”在蒙古语中意为“美食之河”，单听名字就让人充满遐想。金代时，这条河叫鹤午河，是界壕东北路和临潢路段的分界线。

霍林郭勒的金界壕全长22公里，部分段落已消失不见，但留存下来的遗址依然气势非凡。在西风口村附近，有一段228米的石墙，石块大小不一，却垒砌得严丝合缝，宛如一道灰色的龙脊俯卧在山坡上。当地老人回忆说，过去这里的石墙更高，骑马的人站在墙下，得仰着头才能看见墙顶。

哲里木盟博物馆（今通辽市博物馆）曾经对一座边堡进行发掘，在边堡中发掘出大量文物，生锈的箭头、磨损的铜钱、带花纹的陶片以及农具等。这些物品拼凑出800年前的生活场景：春天耕种，秋天收获，冬天防御，边堡中的士兵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样的生活。

当你行走在金界壕上，古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智慧令人赞叹不已。在扎鲁特旗巴雅尔图胡硕嘎查等平缓地带，工匠们挖壕取土，直接堆筑墙体。虽未经过夯打，但通过边挖边踏，使墙体异常坚实。壕沟在外，堤墙在内，形成了双重防御屏障，有效阻挡骑兵冲锋。

当界壕延伸至山势险峻之处，取土困难，工匠们便就地取用石块、石板，或垒砌或土石混筑。扎鲁特旗境内有6处石筑墙体，总长1345米，随山势起伏，如巨龙腾挪，至今仍让人感受到其险峻。

值得注意的是，霍林郭勒段界壕墙体上未发现一座马面，这或许是工程仓促、防御体系尚未完善的体现。金界壕是金王朝晚期国力衰退、在蒙古大军压力下疲于应对的缩影。尽管它最终未能阻挡成吉思汗的铁骑，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宋夹击下灭亡，但学者王国维曾评价：若金朝国力强盛、统治者得力，金界壕不失为有效的边防策略。它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金长城是古代的战场，许多悲壮的故事在这里产生。置身于这片古战场之中，回顾昔日岁月，刀光剑影跃然脑海。仅存在100多年的金朝，兵连祸结，是一个充满烽火时代。金与南方的宋、北方的蒙古战争都是为了争夺中原的统治权，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在统治者眼里，从来都是不需要考虑的。从这点来说，战争无疑是人民的灾难。站在壕边，凭吊怀古，会使人既为古代北方各族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而自豪，也为没能亲眼目睹这一伟大工程的全貌而惋惜。无论怎样，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金界壕这一深沟高垒的雄伟建筑，堪称历史上的奇迹。

秦汉长城：通辽地区最早的“文明纽带”

将时光回溯千年，霍林郭勒、扎鲁特旗金界壕以南的奈曼旗、库伦旗大地上，横卧着更为古老的秦汉长城。它宛如一道褪色的土墙，静立于山梁沟壑之间，不仅是刀光剑影的军事壁垒，更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碰撞、交融的地理坐标。

蒙恬将军的“超级防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目光投向北方的匈奴。他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下令修筑一条“超级防线”——从临洮（今甘肃岷县）一直延伸到辽东，全长一万多里，这便是最早的万里长城。

奈曼旗和库伦旗保留着当年秦汉时期长城的重要部分，两段长城加起来长91.6公里。如今，这些长城大多已成为土垄，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古人的巧思。在牝牛河、养畜牧河等区域，古人巧妙地将河流作为天然壕沟，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山地，用石块垒砌；在平原，则夯土成墙，最高处可达5米。

在奈曼旗，现存63.5公里的秦汉长城遗址展现出独特风貌。其中，“因河为塞”的设计令人惊叹，在牝牛河流域，古人利用天然河道作为防御屏障，现存19200米的河险段落。善宝营子古城出土的秦诏书陶量，无声地诉说着中原政权对边疆的经略。考古研究表明，秦汉长城除了军事防御功能，还是农牧交错带的文化分界线。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出土的汉代铁犁，与北部草原发现的游牧器具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南耕北牧”的格局。

站在库伦旗马营子烽火台遗址俯瞰，秦汉长城与金界壕形成了有趣的时空对话。秦汉长城多沿山脊直线修筑，体现出中央集权的统一规划；而金界壕呈曲线蜿蜒，反映出女真民族“因势而建”的实用主义。这种差异，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烽火台与边堡：古代的“快递站”

秦汉长城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其配套设施。在奈曼旗和库伦旗，共发现3座边堡、4座烽火台，它们犹如古代的“快递站”和“警报器”。

双合兴烽火台如今已坍塌成土丘，但在当年，它是传递军情的“高科技”设施。一旦发现匈奴骑兵，士兵便会在台上点燃狼粪，浓烟滚滚，几十里外都能看见，迅速将警报传递出去。附近的边堡则是士兵们的“家”，里面设有营房、仓库，有的边堡还开辟土地种植粮食，实现自给自足。

在奈曼旗的沙巴营子古城，考古队出土了一件珍贵文物——印着秦始皇诏书的陶量。这个陶量如同古代的“官方量筒”，上面刻着统一度量衡的命令，这表明两千年前的秦朝，已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传播到北疆地区。

长城下的“农牧交响曲”。秦汉长城不仅是军事防线，更是一条“隐形的分界线”。长城以南，人们耕种土地、建造房屋，过着农耕生活；长城以北，农牧民赶着牛羊，逐水草而居。然而，这条分界线并非不可逾越的“铁壁铜墙”。

匈奴人常常骑着马来到长城脚下，用皮毛、马匹换取中原的粮食、丝绸；中原的士兵和百姓也学会了放牧、骑马等技能。久而久之，长城沿线成为了“混搭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相互交融。有人早上喝奶茶，晚上吃小米饭；有人既能说汉语，也懂匈奴话。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生动展现了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

秦汉长城的深远影响，远超其军事功能。它客观上划分出一条重要的文明分界线：长城以北是广袤的草原，适宜游牧；长城以南是温暖的河谷平原与丘陵，利于农耕。同时，长城地带“既宜牧又可扩耕”，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拉锯区”。在长期的“你进我退”中，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半农半牧经济带和民族杂居融合带，长城也成为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碰撞、交流、融合的大熔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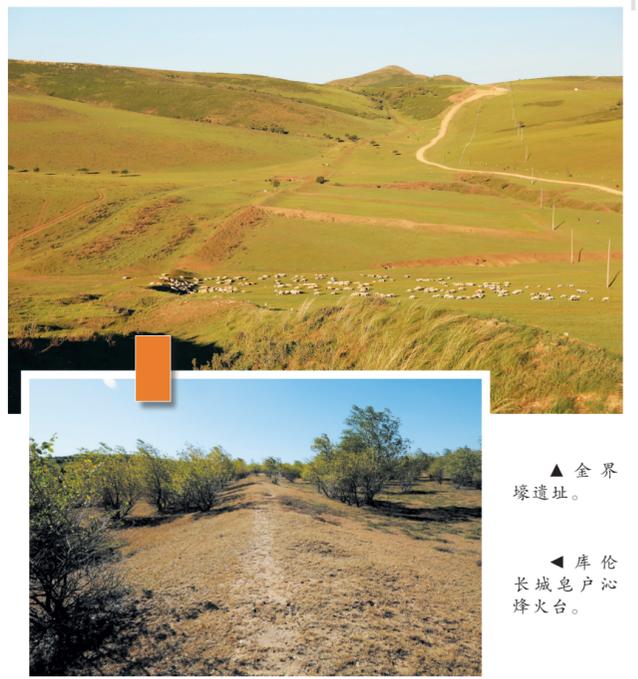
与早期的战国长城相比，秦汉长城在通辽地区虽多为简陋土筑，但其防御理念更为系统。烽燧设于视野开阔的山巅，以烟火快速传递军情；障城作为守军驻扎营地，虽规模不大，却是支撑防线的关键节点；同时充分利用牝牛河、养畜牧河等自然河流作为天堑，与长城、烽燧、障城、后勤基地等形成梯次配置，兼具预警、阻敌、固守、屯垦等多重功能，为后世的长城防御体系奠定了基础。

长城背后的“团结密码”。从秦汉到金朝，尽管修筑长城的民族不同，一个是中原的汉族，一个是东北的蒙古族，但他们在建筑理念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女真人懂得利用高山、河流等天然屏障，说明无论哪个民族，在面对生存挑战时，都会因地制宜，想出相似的智慧方案。

更值得一提的是，金朝女真人的祖先可追溯到肃慎、靺鞨等古老民族，后来又与满族一脉相承。他们修筑长城的方式，与之前的赵长城、燕长城，以及后来的明长城，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跨越千年的“同款智慧”，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真实的体现，彰显了各民族在文化和智慧上的深厚渊源。

战争与和平：长城内外的故事

历史上，长城两边不时战火纷飞，金朝与蒙古部落、秦汉与匈奴部落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然而，除了战争，更多的是和平时期的交往。在金界壕的边堡中，出土过中原样式的铜钱，也有草原风格的马具；秦汉长城附近的城址里，既有中



▲金界壕遗址。

▲库伦长城户沁烽火台。



▲金界壕哈达营子6段。

通辽印记

《踏歌行》版画中跃动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欢歌

● 葛·呼和少布

《踏歌行》是通辽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扎鲁特旗美术家协会主席、扎鲁特版画院名誉院长画家斯琴达来（海纪）2021年创作的一幅套色版画，尺幅为长110cm、宽72cm。色调以黑、灰为主，主要构图是六个载歌载舞的蒙古族青年，人物形象以居中的女青年为主，女青年脚踏蒙古族刺绣纹饰的地毯翩翩起舞，地毯正中用蒙古文书法写着“富裕”一词。背景从透视效果由远及近是阴山岩画中的象形符号羊、狼、鹿、犬等，次背景则是简约的勾勒出南湖红船的生动形象。

海纪是一位擅长写实的画家，画风细腻而浪漫。但在这幅版画里却运用了大色块和粗线条，这种风格也是历史上扎鲁特版画的主要特征，画面虽然粗犷，但却渲染出热烈而喜悦的气氛，特别是女青年妩媚而灵动的笑容、柔婉而活泼的舞姿已跳出画面，画面中用一只有力的脚踏踏响了蓬勃的青春、女青年的形象

以柔刚为主，展现了画家的刀法张弛有度，分寸感十分到位。另外五个舞者也是次主画面，左侧是三个，右侧是两个。虽然站位不同，但舞姿一致，刚劲有力，仿如奔腾的蒙古马。由于是次主画面，画家虽是粗略的表达，但并不简约。

阴山岩画，位于巴彦淖尔市，历经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从秦汉至近代，延续数千年。阴山岩画平面造型只有两度空间。阴山为古游牧狩猎地区，岩画反映猎牧人的生活面貌和宗教观念。岩画的创造者属匈奴、敕勒、突厥、党项、蒙古等原始部落民族。阴山岩画数量多、凿刻最精的是羊、狼、狗、兔、鹰、牛、鸵鸟等动物。画家以阴山岩画为远背景，喻示蒙古族从远古走来，由狩猎到游牧，逐水草而居，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少数民族。次背景是南湖红船，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蒙古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了。结合主画面的舞蹈形象，蒙古族人民用热烈的歌舞表达了走向富裕的快乐。

如果一幅画到此为止，那就过于简单了。虽然画面上也展露了画家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技法，但这幅画

更深层次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曾多次提到蒙古马精神，蒙古马精神的内容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忠于职守、甘于奉献。蒙古族有句谚语：“好马登程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头”，说明一旦有了实践目标，绝不能半途而废。这种精神扎根于深厚的草原文化，成长于草原民族长期的革命建设历程中，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度融合的智慧结晶。

蒙古马精神是中华民族信念的力量体现，是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在版画《踏歌行》中五个跃动的蒙古族青年形象，就像奔跑着的蒙古马，画家用刻刀进行了强劲有力的表达，有一种力透纸背的感觉，彰显了蒙古马精神，这也是一个成熟画家的力量、版画的力量。2022年10月，版画《踏歌行》被民族文化宫收藏，海纪也被国家民族画院聘



▲踏歌行。

为画家（研究员），这也是在国家层面对这幅版画的认可和褒奖。

蒙古族人民虽然历尽了苦难和沧桑，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弘扬蒙古马精神，一路踏歌而来，奔向富裕和吉祥。